



何竹平吳尚穎伉儷古典文學研究生獎學金  
2017-18 年度得獎研究生感言



2017-18 年度得獎研究生邱嘉耀（左二）與詩選課指導老師程中山博士（左三）

首先，在此謹向「何竹平吳尚穎伉儷中國古典文學推廣基金」以及何家齊先生致謝。頃悉榮獲本屆「何竹平吳尚穎伉儷古典文學研究生獎學金」之際，內心感到欣悅興奮，固不待言。伴隨這個消息而來的，也有幾分慚愧和猶豫。所以慚愧，與我近一年來古典詩詞的創作數量不復往昔有關。所以猶豫，則因為我素來對直接地表達個人情感頗為戒慎——而得獎感言這類文字，卻不宜寫得曲折迂迴。是篇感言，也許可以從抒情的隱顯說起。

我很認同〈毛詩序〉對詩歌本質的描述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；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」天地萬物如此異彩紛呈，人間百態又變動不居，「情動於中」是很自然的事。由物及我，因而觸目興懷，實在



平常不過；而由我及人，亦會對他人的遭遇有所共鳴。「感同身受」這句話不就說明了我們的多情嗎？而「詩」耐人尋味之處就在於，其創作過程無可避免地受到語言的中介。從內心的「志」到書寫而成的「言」，本來蠢蠢欲動的原始情感卻已有所變化。從意思的交流來看，詩歌於眾多文體之中也許難以說得上獨擅勝場，而其介乎可解與不可解之間的曖昧模糊，卻產生出另一種美感，令人駐足流連，玩味再三。

我的研究興趣和路徑似乎也受到詩歌的影響。我的研究對象是蔣士銓的戲曲。蔣士銓活躍於清代乾隆年間，其詩與袁枚、趙翼並稱。他的詩文集以「忠雅」命名，其道德關懷由此可知。而我所關注的是他如何藉著戲曲文體抒發自己的情感，並探討道德教化與情感表現的關係。戲曲涉及敘事，而他的作品中人物繁夥，如何從中辨認作者的聲音，的確對研究者構成困難。然而，戲曲曲牌長於抒情的特性，又為作者開啟了一道縫隙，使這個任務不至無從完成。我認為，這個尋繹的過程與體味詩語之游移不定不無相通；而創作古詩詞的經驗，對於體貼古人所思所想，亦大有裨益。

檢算歷年拙作，累有百篇以上，按數量計，以詩為最，詞次之，古文又次之。當中部分作品曾提交參賽，如於本地舉辦的「全港學界律詩創作比賽」、「全港詩詞創作比賽」，又如與全國乃至海外學子一同較勁的「聶紺弩盃中華學子傳統詩詞邀請賽原創古體詩詞賽」和「中華大學生研究生詩詞大賽」。我所以能在以上比賽忝陪末座，實有賴中文系的課程設計與師長的諄諄教誨。本科必修的「詩選與習作」課，使我掌握古典詩歌的格律要求，並嘗試涉獵各種體裁詩歌的寫作。其後，「詞選與習作」課則使我進一步熟悉慢詞與小令的創作。課餘我則參與未圓社（中大的古典詩社）詩敘，自本科二年級起，至今依



中文系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 
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CUHK

然。詩敘地假校內外茶樓，可謂寓莊於諧。席間我們雖無杯酒相邀之歡，卻有切磋詩藝之樂。

我一直認為，生活在香港這個瞬息萬變的城市，相較於學習詩詞的基本規則，維持一顆熾熱的詩心更為困難。幸而中大有詩社這塊寶貴的園地，老師的長年耕耘、友儕的批評鼓勵無疑使創作的火種不致澆熄。而何家齊先生長久以來對古典文學的推廣，亦無異於傳薪者。最後再次感謝何先生頒授「何竹平吳尚穎伉儷古典文學研究生獎學金」。是次所得獎學金，將作添置書籍和升學之用，以期積學儲寶。豐富個人知識之餘，並勉力成為另一個薪火相傳的人，如《莊子》所言：「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」

2017/18 年度得獎人：哲學碩士生 邱嘉耀

指導老師：華瑋教授

研究範疇：古典文學

研究題目：從《鳴鳳記》到《桃花扇》：明後期至清前期時事劇研究